

原创长篇小说丛书

小说月报

LIAOCAODETONG
BANXIA

潦草的痛

那些潦草的痛
痛点不明
却又碍之不去

半夏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自序

痛其实是尖锐的难受,是深深的伤,是疾病的喻示。在我看来痛是一个表示程度的词,它是深切的彻底的。

我为何说疼痛是潦草的呢?

因为,现在的人疼痛处太多。疼痛了便要疗治,肉体的疼痛用药用手术医治,精神层面的疼痛则要用爱来安抚。

四顾看看,来自爱的安抚和自我的救赎都显得浮皮潦草和敷衍马虎。世界正加速度前行,时间相对缩短不够用,不提速不潦草不稀释的爱其实是绝迹了,这是没办法的事。

不论是肉体的疼痛或者精神的疼痛其实永远都是真实的存在,痛点一定精准,疼痛会在痛点周围弥散,一个人疼痛时不能努了劲地去疼去痛的,得不在乎它,不在乎它,就麻木了,麻木是一种比疼痛好得多的感觉。

疼痛永远是不潦草的。只有潦草的爱,只有爱会变得潦草。于是,疼痛只好跟着潦草起来,能隐忍的都隐忍了。我们不得不咽泪装欢。我们不全顾得过来那深深浅浅的无处不在的疼痛。

可是,偏偏我们都不想要潦草的爱。

此书献给我爱的人……

上

1

玫表姐发现她左手腕上那只属于罕见玻璃地夹着丝丝豆瓣绿的玉镯,在腕动脉“突突”的异动中发出清脆的一声响。再一看,那只玉镯不再水透清亮了,完全就是普通的一只稀饭玉,夹棉夹絮混沌沌的,而原来那些许正宗的翠绿现在看来就像那水沟里的老青苔,分明只是死浓死浓的绿,黯然失色。

玫表姐的两汪浊泪哗地滂沱而下,世界一下子化成毛玻璃,模糊了。

五十岁的玫表姐无意间看见了丈夫的卧室里晃荡着一个女人,那女人穿着吊带背心,丰乳肥臀。玫表姐的丈夫唐朝是常驻泰国的中国某投资公司的中方代表。

2

表姐王文,大周舒整整十岁,同一天的生日。自小,周舒跟王文感情就铁,王文是姨妈的大女儿。周舒小时候穿的漂亮衣服都是表姐淘汰给姐姐周弥,周弥穿过再给周舒的。表姐没有妹妹,

只有两个弟弟。

“王文”两个字写得挨紧一些就成了玫瑰的“玫”了。所以周弥周舒两姊妹就叫她“玫表姐”或者反过来“表姐玫”。表姐王文很喜欢她们这样叫她。

玫表姐是更喜欢活泼开朗的小表妹周舒的。玫表姐后来要淘汰的漂亮衣服总是要等到周弥穿着嫌小了，才同意送去给两姊妹，其实，她是只想传给周舒穿，她不喜欢大表妹周弥。

玫表姐生在昆明长在昆明，周弥周舒姐妹俩读大学之前一直在县上，也不是家里条件差，就是有钱也买不到漂亮衣衫。周舒现在都还记得玫表姐穿小后给她的一件的确良衬衣——两前襟绣着浅灰色的细花花，好看死了。衬衣是水红色的，它像道具一样被周弥周舒姊妹俩借给好伙伴们到照相馆里拍过照。绣着花的水红色衬衣昆明也买不到，它是姨爹出差到上海买回来的。

周弥周舒姊妹俩读书猴，一个接一个考进了昆明城，周末姐俩便去姨妈家。

小时候的姐妹情深在大家都成人成家后淡寡了些，可是周舒和玫表姐的情感维系得还是紧的。这不，周舒在自身的情感生活发生八级超强地震前，充当了一回玫表姐情感生活的救世主。

周舒后来只轻描淡写地跟姐姐周弥说玫表姐的婚姻发生大海啸了。在两年前那场死了二十多万人的印尼大海啸中，正在泰国普吉岛度假的表姐夫唐朝死里逃生。当时玫表姐在没有任何消息的三天中惊恐不安，周舒始终陪伴着她，直到唐朝报平安的电话打回家。

“玫表姐”叫起来就像叫巴金先生《家》里的“梅表姐”。在学中文的周舒印象里，最著名的表姐当然就是“梅表姐”了，除此，最著名的表妹是南宋著名词人陆游的表妹唐琬。而周舒的小名

正好叫婉婉,玫表姐欣然接受表妹周舒的建议,称其“婉妹”。

周舒读大三那一年的暑假,假期很长,玫表姐出差到浙江,她约了周舒去。玫表姐约周舒去的目的一是她想有个伴,出行方便,另外她说,婉妹不是还没出过省吗?正好跟我去,可以沾光,省好多钱呢。玫表姐那时是一家土产进出口贸易公司的业务员。

那次玫表姐把手上的差事弄完,姐俩特地去了绍兴一趟。那年头浙江省的旅游点除了杭州西湖,最有名气的也就数绍兴了。参观鲁迅故居、咸亨酒店,乘乌篷船,一路游玩,她们最后去了趟沈园。沈园最有名气的就是园中有一回廊粉壁上题着两阕词——《钗头凤》,这两阕词前一阕为南宋著名词人陆游所作,后一阕为其前妻也即陆游的表妹唐婉所作。两阕词堪称千古绝唱,是唐婉与陆游分手多年忽在沈园偶遇后各自写下。词语间二人情伤各自舔疗,诉说的却是同一段凄婉的爱情故事。

玫表姐对文人骚客的情事不感兴趣,而周舒这个中文系的大三女生却在这处遗迹前连声叹息。

3

周舒那阵子非常无望地暗恋着她的古代汉语老师木本源。

木本源老师天生名士风范,莫说周舒他们班,他们系,就是别的系,喜欢他的女生也是数不清的。周舒觉得自己是一相情愿,她知道自己的姿色不算出众,但她的内心却纤细多情。如何向木老师表达爱情周舒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她在一本漂亮的笔记本上写过些给木老师的文字,但周舒是不会把那些字抄在信笺上寄出去的,周舒没那个胆。周舒可不想成为同学们笑谈的主角,她不愿被别人戏称为又一只开屏的孔雀。

拿木老师这么一个大众情人来作为抒情对象，周舒是自己的牙齿咬着自己的舌头自个儿疼。

木本源是女生宿舍熄灯后卧谈会上的第一号男主角。那时候丽江还不出名，纳西族风情还没几个人晓得。“木”姓是丽江纳西族贵族专用的姓，木老师的父亲木兰馨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一代丽江才子。木本源从他父亲那里得些家学的遗风异禀那是必然。

后来周舒才晓得，纳西族男人来到人世的一个主要修行就是读书写字画画下棋弹琴，而纳西族的女人们生来就是做事干活的，纳西女人嫁了人就要把家里家外大大小小的事情揽完殆尽。在云南有一句流传范围极广的俗语是“买个骡子驮，不如讨个丽江婆”。

听过两堂古汉语课，周舒迷上了木本源老师。

木老师身材颀长，头发天生微卷，鼻梁自然是挺而直的，连到喉结处的胡髭修得干干净净，泛着微微的青色。他的课讲得生动而激情四溢。

木老师的眼睛不大，眼皮不单不双，但眼光却很有穿透力。

一般来说，木老师在台上专心地讲课，眼光总是或温暖或犀利地找到一个专心听讲者，这是他个人的习惯。尽管他的这种目光是随机地与同学对接，但是一旦与女生对接上，着了，那个女生绝对地无一例外地自我燃烧起来。被木老师注目了的女生往往都有被点中了爱情死穴一般的昏厥感……

木老师那成熟男人的气质不知当年迷晕了多少女生，周舒只是其中一个。别的女生喜欢把被木老师“注目”了的那种感觉故意地渲染夸大，无比虚荣地讲出来，周舒可不，周舒只把那种感觉独自品尝，像呷青梅小酒，一点酸涩一点甜蜜地自我沉醉，

不愿与人分享。自然,在课堂上男生的目光也会与木老师的眼光对接上的,但那不会是爱情的电光火石,其结果一般是那个男生得了木老师眼光的鼓励和启发,变得像只公鸡似的,自信骄傲起来。

木老师自小浸泡在那个世外桃源般的丽江古城里。那个小城现在了不得了,举世闻名,被称为世界著名的艳遇之都,蜂拥而去的人里一大部分只为在那里逢着帅哥邂逅美女。在时尚报刊评选的人一生必要去的一百个地方,丽江名列前茅。

木老师读大学前没有离开过丽江,外界的纷乱似乎没有侵扰到位于云南西北部的丽江古城。“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当了几年小学教师的木本源收到了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这样子,有着正宗纳西贵族血统的那个木姓青年,毫无过渡,一脚踏进巍巍皇城。木老师在北京一待就是七年,研究生毕业后分回云南。

周舒青春大梦里的木老师,他由里及表的那股子艺术家的味道,连男生们都为之倾倒了一大片。当年木老师的穿着就是全体男同学的模子——上身他爱穿一件灯芯绒的便西服,下身一律牛仔裤,脚上永远穿咖啡色牛筋底系带的翻毛麂皮鞋,春秋一概如此;夏天,不过是把灯芯绒便西服换成棉布格子衬衫或者一件本白色水洗麻的套头三粒扣短袖衫;冬天,就更帅了,着一件草绿黄的军用小棉袄,颈间围一条羊毛格子围巾,下着粗灯芯绒裤,或者格子衬衣外套粗棒针衫。当年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风靡全国,木老师简直就成了日本影视巨星山口百惠的恋人三浦友和的翻版!在京城读大学,被最潮流的风熏过,这一点至关重要啊。

班上的男生后来打听到木老师脚上的皮鞋是其家乡的特

产,都纷纷请班上的丽江籍同学带呢。丽江皮鞋经穿,当然,现在这类休闲气质的皮鞋多了去了。木老师脚上的鞋,周舒的女同学们当年也特别地关注过的,悄悄谈起恋爱的女生都按木老师的模子重塑着男朋友的形象。最起码男朋友的足下得穿一双丽江的翻毛鹿皮鞋才算有底气,才拉得出来见人。

周舒爱屋及乌,她后来读过很多有关丽江的书。八十年前,一个叫詹姆斯·希尔顿的英国人只是根据传教士、探险家的一些记录就写了一本风靡世界的畅销书《消失的地平线》,这本书把中国滇西北藏区迪庆到丽江这一神秘地带用“香格里拉”来命名,意为人间天堂。小说中描写的香格里拉,各种信仰和平共存,四处遍布着基督教堂、佛教寺庙、道观和儒教祠堂,生活在这个区域的人们奉行适度的原则。

周舒判断希尔顿一定读过一个叫洛克的探险家关于丽江自然风物民俗的笔记《中国古纳西王国》。她无限地遐想——洛克先生给丽江带来了什么?或许就一双鞋样!那种有美国西部牛仔气质的翻毛皮鞋经得起险峻高山的打磨。探险家洛克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工作,他客居丽江二十八年,深入了当地人的世俗生活,他一定也在某些细微处影响了当地人。丽江坝子是青藏高原尾巴上横断山系大褶皱间隐藏着的宝地。外国传教士、探险家喜欢到这样的神秘地带探险。香格里拉是雪山、冰川、峡谷、森林、草甸、湖泊和纯净空气的荟萃地,是美丽、明朗、安然、闲逸、悠远、知足、宁静、和谐等一切人类美好理想的归宿。周舒因暗恋木老师而探索研究那个地方,因爱那个地方更加迷恋木老师。

4

木老师让周舒芳心萌动,可是周舒的暗恋比起宋时的唐琬

还绝望,好歹,陆游和唐琬还正儿八经地做过一回夫妻呢,只是陆游的母亲为了儿子不耽于温柔乡为了儿子奔伟大前程,硬是逼着儿子休了唐琬。

跟爸妈要了钱,尾着玫表姐出省散心,原因之一是周舒暗恋的木老师结婚了,他的妻子是一所省级医院的医生。

有一天,周舒和很多女生都看见了秋雨绵绵中比醋的PH值(酸碱度)还小很多的一幕,万分酸涩的一幕:木老师搂着他太太的肩在三百米长的银杏大道上来来回回地散步,而那一刻校园广播站的大喇叭里正在播放理查德·克莱德曼弹奏的钢琴曲《秋日私语》,还有,还有《水边的阿狄丽娜》……

路中间他们共撑一把红雨伞相依相偎地走着,道两边的银杏树叶子黄灿灿的,那一瞬,很多女生的情梦像一枕黄粱美梦,断了,黄了。

周舒死死地记住了那个女医生的模样——身材倒是瘦削苗条的,可惜的是,秀气的白净脸上多了副眼镜。原来木老师喜欢文静的女人!痴情的女生们都懊悔不已。周舒本以为木老师喜欢的女生是真由美小姐那种感觉,当年日本电影《追捕》正在热映,硬汉高仓健饰演逃命警察杜丘,中野良子饰演爱上杜丘的真由美小姐,故事紧张惊险。高仓健迷倒中国女人,中野良子迷晕中国男人。影片中的真由美小姐帅气活泼,喜着牛仔裤白衬衫,长发飘飘。尽管周舒不可能像真由美小姐那般骑着马不顾一切地冲进闹市搭救情人杜丘,可是周舒骑上一辆凤凰牌单车故意从木老师的身边飞驰而过,也同样长发飘飘啊!

错!错!错!

玫表姐跟周舒黏得近,却对周舒兴致勃勃讲古时候的一段爱情故事没兴致。周舒都伤感得嗓子眼哽咽了,可是玫表姐无动于衷,她听周舒唠叨烦了,冷不丁地冒出一句,陆游他妈太懂

科学了,拆散他们是对的,表哥表妹是不能婚配的!

周舒听了这话愣在那里死盯着玫表姐,失望透顶,差点一冲动离她而去。这哪是哪啊?周舒无话可说,对着玫表姐这类情商指数超低的人废话干吗呢?本来周舒还准备在旅游途中跟玫表姐说说心中的秘密,讲讲她暗恋的男人木本源。玫表姐那样的认识水平,周舒兴味索然。巴金先生的梅表姐虽然是个旧时代的女人,但她身上起码还有一种哀哀的惹人怜悯的女人味。周舒的玫表姐却没一点点女人味,更没情致。没女人味的女人,男人不喜欢的。

5

外甥唐当当一年前去英国留学,走之前教会妈妈上网发邮件收邮件,视频聊天。表姐夫一直在一家国际投资公司任职,长年在海外做开发项目,做完一个项目就转往另一个国家,一年到头顶多回国休假两三次。儿子当当出国后,家里只剩玫表姐孤独一人了。

这天,睡了个午觉起来,玫表姐想着出门去趟超市的,撩起窗纱看看,午后的阳光把楼下园子里的花草烤得蔫了吧唧的了,鸢尾花原本直枪枪的叶片都耷拉着软塌塌的,玫表姐便改了主意,想等日头偏西了再出门。

闲着没事可干,玫表姐在屋里转了一圈后决定坐到电脑跟前。她习惯性地点开网络,开了聊天视频。玫表姐想着给丈夫留个言,想就当当打算与同学相约去周边国家旅游是否安全的问题发表点看法。当当得把英镑换成欧元,但欧元正坚挺得厉害,玫表姐担心儿子是否会计算着花钱。一家三口平时都是约在晚上八点以后视频聊天的,一周一次,时间是周五,要是特别的

事,先发邮件联络。

6

心脏仿佛跳到了嗓子眼,玫表姐感觉全身的血液顺着颈子两边的主动脉“突突”地往头上冲,她呆坐在电脑跟前。

起初,她像看电视连续剧一样看着那画面:唐朝卧室里那个形象模糊的女人在整理唐朝的床铺;唐朝穿着一个沙滩大短裤裸着上身在镜头前晃荡了两下;唐朝手里夹着一支烟,和那个女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话;唐朝丢了一支烟给那个女人,并凑过去给那个女人点烟。

玫表姐说:我感觉当时他们刚刚,刚刚事毕……

周舒抢了表姐一句:你感觉?这话什么意思?!

玫表姐瞅周舒一眼:婉妹!感觉,就是直觉!别的还有什么可能呢?!听着,我感觉那是,那是一对男女刚做完那种事后的样子!唐朝用另一只空着的手去捏了一把那个女人的大奶……

周舒特别不能接受玫表姐把乳房说成“奶”,她说个“波”周舒听着也舒服些。看着伤心的玫表姐,周舒蹙着眉,玫表姐越来越土气了。忽然地,周舒的情绪就有一丝不耐烦。周舒知道不该这样的。

那个女人身子扭捏着,脸上的表情看不清楚……

玫表姐也许是看出周舒有点心不在焉,忽然停顿,疑惑地问周舒:婉妹,你觉得我像个神经病在无中生有,胡搅蛮缠?

我在听呢,玫表姐,你往下说呀!

婉妹!我跟你说,事情不一定要眼见为实!人是有推理判断能力的,看不清楚,拿不实在不等于无!不等于事情没发生!!看着那个女人穿着吊带背心光裸着的脊背,再看她前面晃悠悠的

大奶，我就晓得那个女人脸上的表情只可能是妖精那种浪浪的笑！

玫表姐，你换个词吧，别奶，奶的！

周舒听得耳朵起茧子了，差不多要用手去捂。

我呆掉了……然后就只听见隔壁正在搞装修的房子传来电钻钻墙的一阵尖利、颤动着的啸叫，那钻子简直就要穿墙而来，钻进我的心脏！我的心绞着疼啊，疼得要发疯，疼得要去死……

表姐夫唐朝的电脑视频开着没关，这事几乎不可能发生啊，表姐夫唐朝怎么会不关掉视频镜头就与一个女人幽会呢？问题是这个粗心的小事故就是真的发生了。那一刻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过的光景。玫表姐万念俱灰。

7

周舒在办公室接到玫表姐的电话。电话那头玫表姐鼻子龋着，像是得了重感冒。仔细一听，是哭腔。

婉妹！唐朝在外面有女人了！我不想活了！我活不下去了！你快来！你过来，我们商量商量……我命苦啊！可怜的当当！我这一生没有什么意思了……

玫表姐“吧吧吧”只管说。周舒在电话这头想象她在那边歇斯底里的样子。

谁告诉你唐朝有别的女人了？玫表姐！你先莫乱说乱讲嘛！就算确有其事，你现在干着急有什么用？！听见没？你千万急不得！等着我！瞧你，天塌了似的。管它发生了什么事，起码你现在有个很优秀的儿子当当给你争着气呀！玫表姐，莫做傻事哦！我这就过来……

周舒正在写上半年的工作总结，是一个应付行业检审的报

告。写了一大半了,下班前要交给老板陈浩波的。周舒他们旅行社的规模只能算中等,职能部门的划分并不是那么完善,周舒这个办公室主任还兼着秘书的职责。周舒有个助手叫韩梅,只能打打杂,帮不了她什么。但玫表姐的事这么急,周舒还是当机立断把写的稿存进U盘,快速地关了电脑。

周舒到老板陈浩波那里请假,陈浩波不太高兴,脸垮着。那报告陈浩波一直在催逼。周舒一看陈浩波的脸,便现编“西游记”,压低嗓音说:陈总,家里的事很严重,不然我不会来请假的,我的一个亲戚割腕自杀了……

话说到这份儿上,陈浩波的脸松下来:那你快去吧!不过,无论咋个说,明天你得给我这报告。

哼,谎不撒大点,没人信。周舒有点生气,陈浩波一进公司就摆一副老板的脸相,公是公私是私的。其实,周舒和他关系暧昧着呢。陈浩波不让其他人做这事是他看不上别人的活计,周舒跟了他很多年了,知根知底的。

陈浩波够狠的,急着要那报告,只差一个尾巴了,他若真体谅周舒,应该跟她要U盘拷过去,费一点小心思,不就行了?周舒心下怨起陈浩波来。办公室出出进进还有别人,不然,周舒会跟陈浩波做些生气或发嗲的小动作,坚决把报告尾巴部分的写作赌气推卸掉。

匆匆忙忙打的赶到玫表姐家,玫表姐来开门,一见周舒,冲着周舒脸一皱嘴一瘪,泪就掉下来,像个被人欺负了的孩子。玫表姐是刚哭歇的样子,哭得泡眯肿眼的,见着比她小了十来岁的周舒竟然不像个做姐姐的。周舒换了拖鞋跟进去,玫表姐在客厅沙发那头又哭得稀里哗啦。

塌了,玫表姐的天塌下来了。

也是啊,玫表姐她不找周舒,她找谁呢?这些年周舒就没见过玫表姐有什么朋友。“文革”结束恢复高考第二年玫表姐考上大学,学的是政治经济学。前些年,大学同学搞聚会,别人还来约她,可她总是抱歉地说孩子没人管,丈夫一直在国外,硬把那些聚会推脱了,本来她完全可以把当当暂时交周舒姨妈管一下的,可是她不愿那样。玫表姐天性不喜欢热闹,偶尔去了,她也是不主动打开自己的人,别人又嫌她闷,不好玩。谁喜欢乏味没趣的人呢,后来就没人来约她了。与大学同学失去联系,那些中学的小学街坊邻居的同学玩伴就更是联系少了。当然,玫表姐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

此刻,在她人生摧枯拉朽的艰难时刻,周舒这个表妹就是她最亲密的人唯一可听她倾诉的人了。玫表姐到了不找周舒就不知道找谁说话的地步,周舒早也是家庭主妇了,其实这些年玫表姐与周舒的关系也在疏离,生活趣味不合拍,周舒嫌她古板,她可能也嫌周舒咋咋呼呼的全身上下一股子世俗的烟火气。

玫表姐有个款式时尚的手机,还是姐夫唐朝从香港给她买来的。可是那手机里唯一贮存的号码只有七个,分别是周舒的、当当的、唐朝的、姨妈的、两个弟弟的,外加一个原单位的总机号码。那手机只在外出时才开机,偶尔一用。现在儿子当当和老公都在国外,她拨打出去的电话就几乎没有。只有周舒时不时地会拨打一下,拨打过去,她通常在家,她就说声我在家,便把手机挂了,周舒就只好再拨她家里的座机。

周舒包了美容卡的,有一次周舒去美容院的路上打电话约

玫表姐,她没在,打她手机她不接,周舒都快洗好脸了,她才用座机拨周舒。

周舒接了电话没好气地嚷道,玫表姐,请你洗脸,咋开着机不接?

我在外面大街上走着嘛。

走在大街上为什么不能接呢?

怕人抢呀!

周舒一听更生气,打手机被抢怎么说也是非常事件,偶尔发生,玫表姐的思维逻辑简直有病!

玫表姐,你死板僵硬得跟水泥地板一样喽!

周舒要挂机不听她的,她却像香口胶粘死周舒唠叨个不停,在电话里以一位长者的身份指责起周舒来。

关于周舒把钱花在洗脸这类无聊的事情上,玫表姐有一大堆强有力的说法让周舒沉默。

玫表姐得意地说:我一辈子用宝宝霜抹脸,我的皮肤好得很!再过两年,你皱纹都比我多了!看你,一天让别人的手在你脸上揉来搓去的,那还不搓烂了,还不把你一张嫩脸搓得皱皮麻瓢的?!

的确,唐朝给玫表姐从国外带回来的各种高档化妆品几乎都被她一转手就送给了周舒,尽管表姐夫也会给周舒周弥姐妹俩各买一份。周舒之所以让玫表姐到美容院去,到瑜伽馆去,去找色彩顾问,周舒是想把玫表姐从死气沉沉的生活状态里拉出来。周舒是在给她找点接触外界的机会,她不但不去还啰啰唆唆地教训自己,周舒就烦她,烦她只好少理她,避着她。

周舒的姨妈真有事也只能打大女儿的座机,周舒其实成了这个世界上唯一会拨玫表姐手机号的人。逢年过节周舒都给她发短信,她从来不回周舒,周舒猜她不会发短信,主动教她,她

说,别别,我学那干啥?写给谁呀?我没啥好写的。婉妹,我看你一天跟别人发来发去的,滥情!酸啦吧唧!无聊!

周舒被她骂了,就特别想把自己收到的一个段子发给她——孔子曰:人无信,不知其可也!某学术超女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如果连短信都没有,简直不知道他是怎么混的!

这样了,玫表姐好像也没觉得她那个手机的存在是多余的,而对于她几乎没有朋友这事是一种悲哀她显然是毫无知觉。

9

那么多年了,几乎有二十年了吧,玫表姐就没当周舒面哭过,因为别人怜悯她的,她通通不以为然。玫表姐身上脸上没有一点女人的柔弱和娇嗔气,表姐夫这么多年常驻国外,一年回来两三次,一次十天半月的,她不觉得委屈,还挺骄傲的。表姐夫唐朝回家来,她只晓得忙出忙进地做好吃的给他,周舒讥讽她是饲养员大妈,她倒喜滋滋的。他不让他插手做家务,说她早习惯了,她认为唐朝插手是给她添乱。

那次唐朝自巴基斯坦回来,给玫表姐买了一块丝质的莎丽当披肩用,周舒在场,表姐夫让表姐围上看看,表姐扭身进了厨房,嘴里说着,没见我忙?给你熬着山药筒骨汤呢,别熬糊喽!

表姐夫唐朝脸上有一丝尴尬浮起来。周舒尾着玫表姐进了厨房,扯了扯表姐的衣袖对她挤挤眼,压低声音:

他让你披给他看看,你就披呗,你就算不喜欢,也要装作喜欢,莫扫他兴呀!

玫表姐瞅周舒一眼,“去!去!”地吆周舒出来。周舒不走,关上厨房与客厅之间的玻璃门,干脆在厨房里悄声开导起玫表姐。

表姐,我跟你讲,你该在姐夫回来时表现出点那种、那种女

人味来的,比如,比如撒撒娇啊什么的,男人嘛喜欢女人撒撒娇,他们会因此有种被需要的价值感的,会高兴的。比如他要主动表现表现,弥补一下他内心的愧疚嘛,你就让他弥补一下嘛!何必那般宠着他?

玫表姐正拿勺舀了一口汤尝味道呢,“噗噗”吐掉嘴里的一粒花椒,拿一种怪怪的眼神不解地看着周舒,那样子就像周舒说了什么怪力乱神的事,然后嘴里蹦出一句:婉妹!肉麻不肉麻呀?撒什么娇?我这辈子就不会这个!我可不会在男人面前嗲嗲咪咪的,别把唐朝吓跑了!哈哈……

玫表姐笑着,自汤锅里舀了半勺汤喂到周舒嘴边:婉妹,尝尝!味道不咸不淡,正好。这熬筒骨汤是要放上几粒花椒的,放得要合适,花椒用来提味,不是用来让肉麻的!你以后莫跟我说那些肉麻事,我不爱听。

周舒半张着口噙着嘴朝后退,皱眉斜盯着玫表姐,嚷了一声“烫!”折身逃出厨房。

依周舒看,玫表姐的情商已从一个低数值降为零,现在更是降为负数了。哼,她快把她的生活熬焦了熬糊了!

客厅里,周舒陪着表姐夫有一搭没一搭地闲扯淡,最后表姐夫指着搭在沙发扶手上的那条莎丽说:婉妹,这条莎丽送你得了,喜欢不?我看你表姐是不喜欢这些玩意儿的,死头干僵的。就是她披上也不会有你披着的效果,你拿去吧!

那二尺宽两米多长的莎丽在灯光下在一种绿松石蓝的底色里变幻出水波纹似的艳紫来,正是周舒最爱的一种色彩。周舒没想什么就扯起来往肩上披,还在客厅的玻璃酒柜那借着反光照了照。

表姐夫连夸漂亮时,周舒才意识到不妥,把莎丽从肩上取下来,谢了姐夫唐朝,周舒说:这类东西我衣柜里都要爆棚了,还是